

夷

堅

志

夷堅支戊卷第五 九事

劉元八郎

隨  
明州人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撲官酒坊它店從  
而沽拍各在數多寡償認其課歷年久林負夏錢二  
千緡督不可得訴於州吏受賄轉其辭翻以為夏主  
簿所欠林先令幹者八人換易簿籍以為道地夏抑  
屈不獲伸遭因繫掠治因得疾郡有劉元八郎者素  
倜儻尚氣為之不平宣言於衆曰吾鄉有此等冤抑  
事夏主簿陳理酒錢却因坐囹圄何用州縣為哉恨  
不使之指我為証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

八人者浸浸聞其語，懼彰泄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與飲於旗亭，摘語茲獄。曰：「八郎何管他人閑事？且吃酒。」酒罷，袖出官券二千百畀之，曰：「知八郎家貧，浸以為助。劉大怒，罵曰：『尔輩起不義之心，與不義之獄。』今又以不義之財汙我，我寧餓死，不受汝一錢餌也。此段曲直虛實，定非陽間可了，使陰間無官司，則已。若有之，渠湏有理。」雪處呼酒問家人問今日所費若干，曰：「為錢千八百。」劉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遞解衣質錢付之，已而夏病，棘出獄而死。臨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沒，凡向來僕訪公帖，并諸人負課契約。』」

盡可納棺中將力訴于地獄纔一月八人相繼暴亡  
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涔涔顫眩謂妻曰眼前境界  
不好必是主簿公事發要我供証勢必死然自料平  
生無他惡業恐得反生幸勿亟歛以三日為期過期  
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越兩宿矍然坐起曰此為  
兩個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官人從廊  
下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相謝曰煩勞八郎  
來此處文書都了只要畧証明切莫憂惱續見八人  
者共着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八竅以受首俄報  
王坐殿吏引造廷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樓上吃

史

酒一節分明白我我供曰是兩人見招飲酒五杯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道不魯敢接王顧左右嘆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貞重可重湏議所以酬獎試檢他壽筭一吏走出湏臾而至白合七十九歲王曰窮人不受錢豈可不賞與增一紀之壽勅元追者且引看地獄了却來既見大抵類人間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內及屬縣人有荷枷絆縛者有訊決刑杖者望我來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囑我還世日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或云欠誰家錢或云借誰家物或云妄賴人田產皆令兒妻骨肉方便償還以減冥罪

它或乞錢財或求功課我不忍注目而退猶聞咨嗟  
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了反生時一一說  
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去暨出門送吏需錢  
拒不與詔曰兩三日服事你如何畧不陳謝且與我  
十萬貫又拒之曰我有無飯吃那得閑錢吏遂捽脫  
頂髻推仆地於是獲甦摸其頭已禿而一髻乃在枕  
畔濟南王夷縣尉時居四明親其說如此淳熙中劉  
年過八十而病王往省問甚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  
吾未死在果無恙蓋屈指明王所增之數也至九十  
一歲乃卒王今為饒州理掾王司理云

妙緣寺

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公食台州通判出行縣宿天台山夢息擔山中獨游旁近僧舍至妙興寺欲回忽雨作僧指西邊言曰彼方霞彩如此少頃必開霽田家常以此為占也東顧凝陰雨下如注高峯樵徑中水爭流公並山而南復東折有橋長二十餘丈自深澗聳起巨松參雲每五七步必夾橋蜿蜒枝幹俯就橋上若龍然謂之盤龍橋直東至所憇處時有一僧自妙興相從來求先去口占絕句送之歸曰西望霞光東望雲劃然晴晦此區分小橋過

盡盤龍險回首高人多謝君遂覺俄復夢侍親携家  
登陸日色已高而兒曹尚告未辨忠宣公命趣之丘嫂

吳國夫人方梳裝伯姐解篋取衣授公遂偕文安公  
及予侍行步尋近境又至一橋畔欲往西隅小寺視  
所取道頗類昨所經行因話前夢二弟曰此妙緣寺  
也將渡橋雨復作意欲輟行而忠宣強使往疑若彼  
寺有先世橐葬其間者忠宣杖策命一兵張蓋既登  
岸文惠踵而前此橋危甚反顧二弟勿來未至妙緣  
而寤忠宣在鄉里文安在毗陵予處侍下此夢不可

曉



文惠公夢中詩

淳熙四年七月廿四夜文惠公在鄉里夢至一野寺  
不見僧而數羽人環坐其一高吟曰六十方買妾七  
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公生於丁酉是  
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  
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答以五十六言云桑榆  
景迫髮蒼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  
他歌舞競新粧掃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性弗狂  
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衆皆大笑而高  
吟有者慙色啜茗清談良久乃散覺命筆記之所謂

七十女公不登此數而終

任道元

任道元者福州人故太常少卿文薦之長子也少年慕道從師歐陽文彬受練度行天心法甚著效驗乾道之季永福何氏子以病投壇未至任與其妻往梁緄宿齋舍緄亦好法夜夢神將來告曰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令其速還家緄覺即以語任任起明燭書之封押畢復寢翌早何至乃授之何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十八日也其後少卿下世任受官出仕於奉真香火之敬浸以踈懈每旦過神堂前但

於外瞻禮使小童入炷香家人數勸之不聽淳熙十三年上元之夕北城居民相率建黃籙大醮於張君者庵內請任為高功行道之際覲者雲集兩女子了髻駢立頗有容色任顧之曰小娘子穩便裡面看兩女拱謝復諦觀之曰提起尔襴裙襴裙者閩俗指言抹胃提起者諠蝶語也其一曰法師做醮如何却說這般話踰時而去任與語如初又為女所譙責及醮罷便覺左耳後痒且痛命僕視之一瘡如粟粒而中痛不可忍次日歸情緒不樂越數日謂緄曰吾得夢極惡已密書於紙俟偕商日宣法師來考照商至曰

是非我所能辨。湏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得一村童。纔至，即跳升梁間，作神語曰：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而乃不謹香火，貪淫蕩行罪在不赦。任深悼前非，楹額謝罪。又曰：汝十五夜所說大段好，任百拜乞命願改過自新。神曰：如今復何所言？吾亦不欠汝一箇奉事，當以為受法弟子之戒。且寬汝二十日期，言訖童墮地而惺惺，然了無所知。緹拆所書示商，乃二十日三字是時正月二十六日也。次夜任夢神將持鐵鞭追逐，繞環所居九仙山下，幾一匝。腦後為鞭所叫擊，悖而悟。自此瘡益大，頭脹如栲栳。每二鼓後輒呼

呼若被鞭之狀左右泣拜小止復作遍體色皆青黑  
二月十二夜緄還厥居母下許再往夜夢神云汝到  
五更初急詣任氏看吾撲道元緄坐起伺期而往任  
見而泣曰相見只此耳披衣欲下床忽仆於席八僕  
共扶之坐如有物拽出撲之地上就視已死歐陽師  
居城北亦以是日殂緄自是不敢行法予大兒錄示  
其事因記南部烟花錄香娘為十八日與此說香字  
同任卿佳士宜其嗣續熾昌後生妄習不謹自擬奇  
譴予見亦多矣

嘉興徐大忠淳熙五年隨父官中都僦居仁和縣倉  
畔其南有關王池龜鼈甚多大者可以載人水常清  
經旱不涸或連陰日晦則見一鐵棺浮水面徐因整

枯治書齋有叢竹當軒令悴令撤去之其下得大員頂

一具光澤可鑒意為販瓢取視之乃髑髏也謂醫書  
所載天靈蓋可入藥此其貞是漫藏之書櫃中迨夜  
家人咸見一小兒紗衫青裙由卓上越窓而出疑隣  
人為盜蹤跡弗獲徐夢兒來索移尸錢未知所吞又  
云且燒紙錢三千貫轉金光明經三十部我便捨此  
去徐不許奮拳相毆同榻者聞其驚魘喚覺問故知

必此骷髏為崇明旦取碎之棄之池至夜夢來謝曰  
德蒙公恩可以托生矣徐叱曰汝覓移尸錢我元不  
曾許何謝為曰昨霄今日事不同尔徐曰何也曰我  
首身異處不知幾年因君出之滿望度脫不期欲入  
藥籠中使我永無生望且三魂七魄反已分散只一  
魂守此又失頭顱是以有所求今拋出水中隨即消  
化遺骸不埋沒則經與錢亦無所用故來致謝徐曰  
既云身首異處今口体具足何邪曰此所謂一魂也  
又問稱德者何曰生時姓名是小王德隸錢大王護  
聖步軍為旗頭大王入朝從行出門忽報本營遺大

潛歸救撲為轄將覺舉遂行軍令示衆於此無人敢知  
收鬼錄沉冥賴君永脫言訖辭去後兩月餘夜同兄  
讀書月明間聞謳聲注目無所覩移時復然窓穴審  
窺之一女子少艾戴魚枕冠皂衫黃裙紅履往來池  
上謳之罷攀岸邊竹竿直上竿表而止徐方欲啟窓  
女子若驚併竿投於水其聲訖然自後怪不作

綉州驛

乾道四年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  
義烏知縣事張宏先期汎掃綉州驛邑吏掌供辦者  
宿其中夜未艾月色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



為盜也謹伺之乃神人十餘輩長者丈許衆俱不敢  
出戶復就寢竟夕不遑寧明日而文惠至蓋故相所  
臨必有神佛為之導衛耳

胡通直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胡璿毗陵名家子也少年過廣  
德謁張王祠求夢是夕夢入廟中金鋪珠戶觀闕廣  
宇儀衛官曹之盛世所未有絕與白晝不同行至西  
廂一吏來前問勞殷勤如舊曾相識者胡度非人間  
世漫以異時窮達扣之曰可至通直覺而歷歷記憶  
意殊不滿是時已有官贈登選調甚久紹熙癸丑始

赴襄幕甫再書考而薦章溢格但每思昨夢之官祿  
有所底止若改秩便升朝則餘日無多矣又以為慮  
慶元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赴同官宴集語衆曰昨  
夕夢人持錢囊相遺者受而數之得五十三錢今正  
年五十三歲其兆殆不能佳也坐共寬釋之酒纔三  
行忽覺腹痛貫徹心髓不可坐索輜先退翌日遂不  
起階止儒林郎其家仲致仕之請果得通直如陰吏  
言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所言作皆寓言也其一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脅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雲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歲為娼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 鼈癩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裡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羹以食

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  
即止喜曰此真鼈癥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  
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  
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本其人斃攻  
癰疽如神而不肯教人雖其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  
旁剝見已熟故亦名良醫

夷堅支戊卷第六十三事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浸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  
舡於江岸一家畢登避于高處既免而生生之具毫  
毛未能將方擬回舡裝取望水勢益長一邑之人皆  
騎屋叫呼哭聲振野富翁曰吾家貲正失之容可復  
有豈宜視人入魚腹置而不問哉即分命子弟各部  
一艘自下及高以次救載并其所挈囊篋聽以自隨  
至則又徃凡往來十餘反毋慮千人悉脫沉溺之禍  
明日水退邑屋無一存但莽莽成大沙磧富翁所居

沙突如堆阜遣僕并力輦棄則一邑之宅儼然不動  
什器箱篋案堵如初唯書策衣衾稍沾濕而已是時  
翁之子就學於永嘉聞難亟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  
此惜不得翁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獨未知之云  
耳

天台士子

淳熙初天台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涌幾冒郭門民  
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黃岩水  
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  
斛纔出溪口濤波如山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

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人不能勝於是每  
載一人則擲棄一籬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  
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表為郡守歎賞其仁即  
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千錢處和觀之又畀以門客  
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沒獨  
坐于浴斛泛泛垂死逢魚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  
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間兩金纏謝汝漁人載之  
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纏付之辭曰娘子家計  
蕩空當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幸漁人  
之賢若使遇惡徒必奪金而投諸江豈復有活理哉

延之恨不得其姓名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乾人  
和同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黨相率請避陳曰  
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灾必不肯及我堅  
坐不動但焚香於廷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  
所建神天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為煨燼唯陳一區獨  
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察祝火也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應求



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山李侯廟求夢夢神告曰不必吾言有只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以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

太歲堂

北 姑蘇張北郅家極富盛名園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於後圃起華堂前鑿大池取其土以築堂趾掘地數尺得一蛇細財如箸然蟠結穹窿其長不可勝計此

部之子實主此役略不以為物怪介抱命僕夫斷為  
數百截而輦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担而後盡時人謂  
張子凶於妖祟戲目其堂為太歲堂然亦亡恙後遭  
懼兵禍始蕩為丘墟王順伯祖母所劍夫人正張氏  
女云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度牒其弟子一  
人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於寺明年所度僧住它刹  
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曉然可認乃請於  
彼處主首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字正

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有數字僧  
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同始驗其業報當爾遂置  
不問

香屯渡小童

德興香屯有野渡舟人艤岸一小童奴與錢五十求  
載舟人訝其多童曰我得怒於主公適逃而至惧其  
亦過此相追捕幸容我伏於板下以避之舟人許容  
之少頃一村叟來纒登舟童即衝板出乃成巨蟒其  
長可丈五尺昂首逕齧叟喉叟急舉两手扼其頸蟒  
不得搏噬但以身纏束之舟中人股栗相視或持長

鈎斷蟒為四五次始解散而人蟒俱斃矣此叟蓋為  
巫姓程氏里社呼為程法師尤善禁蛇積所殺不可  
勝計暮<sup>年</sup>頗敗其法故值寃報云張子理之弟南康稅  
官嘗從其傳法

余氏婢夢榜

余玠卿臨安監稅院慶元元年七月婢慶奴夢兩人  
持黃旗扣門大呼曰來報省榜方以辭却之其一人  
曰正是本宅既寤以告玠卿介二子儼倬在鄱陽俟  
秋試乃寄書歸言其事戒使淬勵學業以應夢兆已  
而皆不預選二年三月七日餘干士人史本凌晨訪

之蓋去歲鄉舉者云本在貢闈作易義頗覺稱愜恐  
或叨竊名第嘗聞報榜者有剝脫人衣裘之患儻遭  
此撓旅舍遂無他衣可出願隱避於此介卿許之次  
夕揭榜人已知史所在徑造余門史藏於堂不令見  
其面但攜之以錢乃止始驗曩昔婢夢且有本宅之  
語本中等一第字七名為易經魁方二十許歲 介卿  
說

### 三公神

鄂州城內三公廟其塑像昂足而居不知為何人邦  
人事之甚謹紹興中從義郎左良為本州金口巡檢

去郡三十里一日將晚似夢非夢見黃衫走卒立庭  
下稱三公喚良拒之曰吾職掌巡警三公乃尊神何  
為見喚俄又一卒至其言如前不得已隨之出偕行  
到大官府入門造堂皇望數人道袍裹帽而坐延良  
于末下交一談良起白之曰良承乏賤局奉命見呼  
敢問何事也中一人云無它事以此間失去一黃羅  
幔煩為根索良踟躕未及對又云其人見在岳家軍  
中良拜而退恍若夢覺明日謁岳少師具以神語告  
之勅軍吏詢究岳法制素嚴吏不敢緩果即時擒獲  
既壞其半矣岳驚異命誅盜而另製新幔送廟中良

復夢來謝丁志所載婺州都監即此人也其子輔慶元二年為南康縣稅官說此

胡十承務

揚州人胡十者其家頗贍故有承務之稱紹興之末有五士人來見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逕坐廳上胡即束帶延揖之談論稍異心以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輩非世間人蓋所謂五顯公者也知君好客是以不由紹介而至願假借一室使依棲得暫為偃泊之地然亦當常致薄助以酬主禮胡甚喜飲之酒數杯指就閑館少留晨夕加敬金帛之贈不求而

獲相從越五月適胡君生朝同入言曰潤君家已久  
為誕辰甫臨願為一卮為壽是夜聞鋪設之聲丁丁然

旦而謁賀幕帝華新器皿煥赫舉觴至于再三胡視  
酒器下皆鐫揚州公用字驚寤良劇以為竊公家物  
已必畧我諸客以覺笑云但放心飲酒自當返諸元處

酣適歌譚過三更乃散明日空無一物俄自携具就  
胡飲從容曰我輩盡力於君亦不少吾願求此宅為  
廟庶幾人神不相淆雜君却於此近別築第但用吾  
日前所餉足以辦集幸勿見拒胡曰此吾三世所居  
詎可輕議擬擇山岡好處為奉營一祠且任香火之



家

責如何皆奮言不可出語益悖自是遂造祟怪胡不能堪謀於姻舊將呼道士施法方歸及門五人當道遮立曰聞欲招法師見治吾乃正神享國豈血食只欲宅屋建廟未為大過法師何為者哉雖漢天師復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撓而攪惑日甚他日入市值道人出乞謂君曰面有憂色必遭鬼物所惱可從此直進儻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驚謝方擬扣其詳忽不見行至田間果遇僧即致懇禱僧曰茲小事耳君姑歸我暇時自當往後教日胡正與五人語

僧從外來五人狼狽而竄曰胡承務害我輩苦毒僧  
追叱之曰這五個畜生敢在此作過可捉押去旋失  
所在僧云是皆凶賊向在淮河穢惡各已正國法極  
刑梟首而彊鬼尚爾縱暴今既囚執屏除君家安矣  
猶恨走却一鬼徐復出然不能害也胡妻子列拜且  
致厚謝僧不受錢便告別胡送之出門回見一鬼睚  
眦短氣鞠躬言曰某等實非神以飢餓所驅遠投賢  
主人本自住得好而兄弟不合妄有建廟之請遂觸  
怒譴適者和尚叫捉時急竄匿於側板僅得免脫某  
亦不敢久住只丐一飯以濟枵腹先間和尚非凡僧  
乃宅中所供養佛耳胡即設酒食與之食畢泣拜而

去胡氏蓋事泗洲僧伽小像也 和州陳官人說

### 婺州兩會首

婺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闔廓共建黃籙醮禳災請福紹熙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都首而徐副之自是頻歲供具甚整肅後三年陳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其未有以償遂推徐代已徐諾之凡所應費出私宅則濟助無所措而受雇庸書人憑舊奏草其列都首姓名或為徐或為陳兩人未嘗細視也迨升堂焚奏狀兩人俱戟栗不自持拱手相向若被束縛者人問之不荅唯連聲稱叫苦告

在會男女數百亟為並拜祈哀然莫知何以蒙譴俄  
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監齋使者恰來見奏章  
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同誠為不敬三天門  
下不肯受接冒犯清律罪有所歸衆哀拜不已良久  
乃云汝等用心志誠待我為白真君做一道理少頃  
復言真君專為朝上蒼方便奏過已得旨放罪不旋  
踵兩人蘇醒如初畢竟醮事

### 王法師

臨安涌金門裡王法師者平日奉行天心法為人主  
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

黃冠費謝已減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隣人李生書  
寫奏章清詞慶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  
令節邀建保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遊觀燈飲  
酒食肉至是亦不言乘醉操筆字畫封緘皆不精緻  
醮方罷王夢兩朱衣吏追攝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  
正坐侍從整肅吏引王立於前俄而數武卒擒一囚  
至則李也天官赫怒問曰比所奏清詞如何敢吃酒  
肉後書寫此使搨坐出其足訊刑杖百餘下然後呼  
問王責之如前王對曰某但主持醮席行高功職事  
某某之過元不曾知喝令且退一卒舉所執搨擣其

心曰去悚然而醒覺心痛不可耐未及與人語聞門外有呼聲甚切遣童詢之乃李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懼請法師救之王忍痛詣其室李遙扣頭曰恰來某受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不能久居於世今無復可望言以久預筆墨之故與三千買棺王慘慙應曰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掣痛繼又毆血至四月末而亡

### 黃主簿畫眉

黟縣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行黃氏育畫眉一

禽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嗚呼不輒聞者。以為遭猫搏噬。遽起視之。盜望見。驚惧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揖已失之矣。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亦有愧焉耳。

夷堅支戊卷第六

夷堅志內卷第七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夏五月甲戌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遇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携示同院甲之破題云用其謀於事之所不當為霸主將以為攘夷狄之計盡其力於勢之所不容緩霸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云率諸侯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耻則因



夷堅支戊卷第七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夏五月甲戌遂滅偃陽公至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過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携示同院甲之破題云用其謀於事之所不當為霸主將以為攘灾夷狄之計畫其力於勢之所不容緩霸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云率諸侯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耻則因

諸侯而治其非當治春秋尤以終事為幸眾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於次卷然不見公至自會之意當以是定去留可也於是寘乙於選中王為之累夕不憚因再讀乙對策其語有風流之所靡習俗之所咻喟然而作曰若用齊人傳楚大夫子之事則自有正音捨是則當作去聲讀為犯廟諱乃黜乙而取甲洎拆封造榜所謂乙者李閔祖也前舉嘗薦送甲者秦寧鄒應龍也先是鄒本名某以未試前乞夢於大乾廣祐王廟夢屋內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背越前而出既覺遂更名次年省闈會稽莫子純首冠鄒居第二

以為廷試之故子純已有官不可先多士乃依故事  
并鄒為大魁鄒之前程如是科舉特假塗耳

信州營卒鄭超

信州威果營節級鄭超祇復郡府為人平直寡過慶  
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夜半若夢中見一人衣幘如  
卒長自稱為祝太保持文引來追取着家保狀知管  
覺而得疾便病篤餌藥弗效越兩夕又夢一人姓張  
者同行到溪岸張向裡遙至高峻處奪超傘擠之入  
溪幸而墮平地延頸仰望見五騎相逐來皆下馬呼  
超曰如何擲在壩下其中姓毛者使超舉手為吹之

水泉迸出即引上聚坐皆云汝却好箇人超謝曰對  
都使不敢坐蒙救人殘命何以報恩俄有人來言一  
壯漢落水已浸死手內尚執傘超曰乃是欲見殺者  
渠那知身受其禍未及歎曲而寤二十五夜五更後  
忽手足軟咽間急窄不能出聲但喘息僅屬一黃衫  
吏至云東岳第八司生死案喚汝超答言只願死亦  
不願妻死不生怨恨見己身卧床上指之曰早與他  
盡命莫教受苦黃衫曰我陰司取人不如如此只是引  
將去如便與過了性命是違犯天條也駐留日頃引  
手撮其喉覺如火中取出新鍛鉄器淬於水盆之聲

且持索縛超超曰不須你我決不竄走天涯海角也  
隨使者去其人曰於道理如此遂行俄抵岳下第八  
司入至殿廷上唱云押到信州威果指揮鄭超超初  
離家時軀幹驟長大如寺門內金剛自駭其異至是  
縮小才如茶托主者問汝在陽間看誦是何經典對  
曰常念金剛經對甫罷金光涌出照耀上下若日光  
明四畔萬鬼衆擎拳稱好主者呼功德司者呈白主  
案而書判語於兩漆板令持示超大畧類篆書全不  
可曉又唱云照鄭超應有作過愆罪並皆赦除顧追  
吏引憇左方自朝至午主者再升殿又判展一紀半

之年壽語曰超吾乃東平忠靖王管人間生死案正  
直無私汝還世說與人不妨超曰超到陽間必不敢  
說怕泄漏天機主者曰但依直說勿妄言可也命押  
赴監門踈放既及門兩官人分居左右裏幞頭衣綠  
袍各書空作字以口吹之超身又取小紅合內藥撒  
其腹謂曰放汝自此歸便吃得飲食凡閑野神鬼皆  
不敢輒侵犯元吏為解索出門履級道數層一足踏  
虛而醒舉体冷如冰妻子熟睡呼語之曰聖王已放  
我回使妻以麥門冬水來飲一杯覺芬香透頂旋索  
粥明日即平安超詳述所見為六撒謁諸門及邸店

凡二千言撫其要於此

鉄索寺古墓

時侯俊為建康中軍統制紹興二十四年謀欲造宅  
有術士言南門外落馬澗本軍教場傍鉄索寺之後  
山勢迤邐盤屈風水絕佳正宜建大第俊用其說命  
工治地就高坎上掘土且丈許得一古墓蓋數千年  
前墓也中無異物但空濶數丈石室猶存得人脛骨  
一節其長四尺鉄劍長六尺皆穿蝕成孔竅銅盃之  
大幾與盤等巨甕滿貯油既燃大半一炬炎炎然為  
風吹滅室下梁栴盡白石疊砌累成一切如新俊悉

輦出以為壓階所用銷劍為他兵又得器皿甚多皆石也俊匣其骨特示都帥王權權每出以示客識者謂此人蓋防風氏之支派也後六年七俊立采石之功歷池州兵帥江西副都總管官至四廂承宣使又築宅於豫章

蒼嶺二龍

台州天居縣在萬山中其巍然竦峙於西南者曰蒼嶺東際溫西抵婺中分以南隸括蒼其崖谷之絕異林泉之幽茂者咸萃于此循北趾而登當山之半窪而為二潭相距三里深不可測有龍潛焉以旱禱者



必應淳熙十四年秋二浙苦旱詔郡守令各祇謁名山卧以請雨邑宰蘇光庭率士民齋戒宿於潭次高者嶮峭路絕非緣石扳蘿不可到乃持刺字效世俗通謁者投諸潭中俄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黃盤辟俯首意若相就方罄折絕之即躍而入遂迎止潭下之仰高亭設香茗果饌侑以呪唄之音既訖礼夜漏未盡十刻星象燦然黎明下嶺雲氣倏合雨亦隨至少霽復有雲自東南而止滂沱三日一境霑足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先是蘇夜夢神人云姓曹氏携小二蛇跨雞而下縱之平田相次而升其龍之色雲氣所

從之方霽而復雨之狀皆與夢符獨不悟曹鬼之說  
山居之老人言此潭舊名槽潭以其形似之也斯其  
是乎蘇念靈應之異欲後人永之敬事於是出捐公  
錢立廟十間與潭相向以脩香火焉台州教授陸岐  
為記刻石蘇今通判無為軍以示子

黃教授後身

黃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科紹興乙  
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  
年二月夢之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  
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楷

述

曰楷知彼處有樂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  
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先折簡致問  
五君不荅楷具昨夢因依納謁乃報云吾兒婦以二  
月懷姙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尔子  
茲覽來翰彼此符冥其必有嘉証楷又申懇備至祈  
以誕子特切相報欲為他日問訊張本許之遂不逮  
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  
字之曰夢應以顯廟祥且馳書語楷、亟往視之兒  
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聲淳熙  
甲午預薦鄉然踴登二十年紹興癸丑始擢第調興

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鼯鼠蟻虎

鼯鼠為郊牛孽書於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之姪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絕水騰躍左右踞牛背齧嚼驅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於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竟死兩角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幹尔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唯極痒蟻虎者有人自淮來得種來比白蟻之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蟻紛、而墜腦上

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余鄱陽人屋宇多用松因  
於蟻暴患無術可治惜此虎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  
剗見而為人祥崇則殊不侔

### 桃源潭龍

德興嵯岨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螭所藏其在桃源  
塢者時現光怪頃歲一村媪過之見異物如牛卧潭  
側鱗甲熠々每片如斗大其長夭矯數丈許媪狼狽  
奔歸尚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  
有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啓告曰  
天久不雨田禾將槁伏願一賜靈感濟以甘澤於是

旋繞四傍處誦經呪少焉一青小蛇出水面俄化為  
巨鯉久之又化為鮎而首則蛇也悠揚自如吳祝曰  
若神龍能下雨救禾苗當以家財建立祠廟于此使  
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露双角屹然吳遠趨下未  
幾大雨傾至彌日方已合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  
有田千畝乃三分之以二與兩子而賣其一為工匠  
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于門躬執洒掃之役龍  
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冥盆中小魚充溢不可計  
及還之于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沉或浮俚俗言  
沉者神所受者脫不當雖神意雖縋之以石亦裂碎

浮出吳妻至役踰年端坐而逝吳獨處盜乘虛竊其  
衣物持下山間兩壯夫從後追逐叱曰此吳居士物  
汝那得偷急送元處還之吾釋汝盜悔惧如其戒自  
是無復有穿窬者紹熙癸丑大旱飢民入山掘崩根  
苦於無晨餐吳日煮米為粥以食之源不絕憂不  
能繼然所諸甫罄必有外人來助若有導之者畢竟  
其事吳今猶存里社稱為二十一翁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蓋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  
之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某縣比有風氣

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若不捨去必死是時  
虜患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  
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  
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  
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死尸猶埋於  
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錢大驚嘆此謂人能知  
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知憲筭度所可  
脫耶

錢氏鼠狼

錢仲本為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



狼黠而馴每於人手內取食戲擾於傍如數所蓄者  
嘗為猫所偪欲加搏噬奮前迎攫之猫辟易而退自  
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襲搏其穴  
搗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為鼠所齧破而往來者  
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群鼠多掃跡殆絕隣  
居朱評事家僕育數雞警示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  
其背啄食但嘞擲作聲則已死他日專倭伺之乃鼠  
狼也僕乘間執殺之剝其皮釘於壁錢氏失此鷙物  
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許大郎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麪為業然僅能自贍至此  
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市麥於  
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  
盛鬻之致富矣每夕分命幹奴守直於磨傍其一小  
二者睡中聞呼聲時明月穿窓歷歷可認起視兩畔  
蓋寂無一人聲益高諦聽之乃一驢探首於磨臍中  
作人語而衆驢此際皆憩棧下元無在磨室者磨臍  
又窄不能容畜首極異之不敢發問怖悚至旦走白  
主人曰怪物入室不可復往許扣其故笑曰汝昏花  
妄言耳安有是事吾當自驗之迨夜親獨往宿即聞

呼大郎者三許起坐咄之曰業畜做何等妖怪驢應  
曰也好休得休許又叱曰業畜住便住何消嚇人我  
不怕汝遂默、無影響及明日諸磨皆中裂如截不  
可用自是生計浸衰許亦死其子以好身手應募為  
禁衛至孫經以班校換免得官慶元初為饒信州都  
巡檢使

夷堅支戊卷第七

夷堅支戊卷第八十一事

許容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  
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  
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  
於數內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出之鴨  
盤旋憇於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  
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直恰符三百  
錢

功

程迪功失目

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  
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  
熙甲寅登極大需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  
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卧間聞異  
嚮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暗已暴裂清汁  
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目遂枯即衆謂其夢寐中  
必有所見程不為人言其異如此

陸道姑

陸道姑者金陵人自幼好誦佛出家百丈山為尼童  
後還俗嫁夫育子夫出作商累歲無音耗姑寄子於

所親布裳草履獨往他邦訪覓遇一僧於路扣其所  
之具告以僧曰汝夫亡久矣無用去姑且疑念業已  
在道前進如初僧強力其還仍求行費姑所賣才三  
千畏其暴也與之大半度前程無以自給亦回經一  
日復見僧僧曰昨日餘錢宜悉贈我乃傾橐空之僧  
以所持扇為報曰吾扇非常比遇病者就以揮之可  
不吃藥而愈遂辭去過一家適聞其疫癘試入扇之  
卧疾者皆起甫出門僧又在焉怒曰我教汝療人病  
不曾教汝療人命諸人患疫皆天旨豈得違叱令還  
彼家反風扇之凡起者復仆遂取元扇而留語曰此

後只以手風扇之吐氣嚙呵之足矣既歸故里聾盲  
跛躄輻湊其居賴以愈者什七八慶元元年九月來  
新安距城十餘里得石耳山旋闢十室以處聞其風  
者踵至日常數百德興士人余持國娶洪應賢女持  
國領壬子鄉貢賓客來賀迨冬不絕洪氏詣庖視饌  
墜而傷足筋攣不能伸醫治三歲弗効乃往訪姑姑  
望其至歡然與相接語之曰娘子心地好當無苦餌  
以茶果飯食皆先取而呵之俄頃間立起如未嘗病  
者不假藥石針灸謝以錢幣笑而不納持錢米為施  
者浸多別一余氏子出力幹緣將創佛屋自山下升

其巔板緣險峻登陟極難而工徒運致木石若有神  
護富民朱甲者始萌惡念欲往問難折挫之未至坐  
處視其側有二光蟠繞光赫儀狀可佈即悔惧作禮  
願捐錢百六十萬刻佛像姑固却之不從姑曰果欲  
尔宜勿用婺源湯匠朱素與湯善竟以授其徒踰月  
功畢集丁匠百輩昇登山湯憤姑前言因犒飲沾醉  
出不遜語湏臾疾風四起飛沙走石昇者僵仆相屬  
彌日不克進自是外人入謁夙非善良者望而知之  
歷道其平生操持不少隱諱其年可五十許常云吾  
已立誓願滿十九年去矣未知其究如何



呂九齡及第

平陽周秀才元名石臨應舉夢人告曰君且及第袖  
出將來省榜示之遍閱始末無已姓名其人指呂九  
齡以示之曰此是也既覺大以為下然而思索其故  
不能去心忽幡然曰吾不應改姓姑取呂齡二字為  
名或可應之間者頗嗤笑果於乾道八年黃榜定擢  
高科

湘鄉祥兆

王南強容潭州湘鄉人元名午淳熙壬寅歲肄業於  
嶽鹿書院嘗與同舍小有競既而悔之謀欲更名以

則單

除字

示佩韋之義其兄弟皆連之字乃改曰容之且取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說仍字南強癸卯春在書院待秋試其兄為詣本縣投家保狀及試前數日將納卷而視縣所解簿到軍為王容方以為疑而兄至謂曰我今以適為名汝不必二名選已賒去之事茲即汝也遂用之入試是舉預薦甲辰省試畢聞兄亡而歸既到家報榜人至既奏名矣舊師舒誼周仁來賀云二年前術士來湘鄉游縣學自言能相夫子像而知士人登科之多寡今聖像開口而笑合主兩士登科如此舉只一人則後當有繼之者去歲初春學長

說

王仲淹汾叟親書桃符曰競、素王顏有喜定知黃  
甲捷先通吾嘗思之王者君之姓顏者色也實君之  
名素王者期喪之戚也黃甲捷先通者今歲阻廷對  
後舉還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也其說頗傳於士  
林乙巳春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遂中首選丙  
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  
可怪曰素王顏色津：喜黃甲科名昂：來汾叟寫  
罷驚悟曰前年為王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  
先兆邪吾獨以為不然是亦南強先識耳昂、者三  
名前也是歲王顏為解魁滿意魏級已乃下第南強

民

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至惜不記其鄉里姓名長沙古語嘗有駱駝嘴斷狀元出之謠駝嘴者山也其形似之在州北正直水口其下曰麻潭皆巨石屹立淳熙七年辛酉安作守創飛虎營廣辟衢陌許僧民得以石贖罪皆鑿於潭中所取不勝計後帥林黃中又增益南街取石愈多迨丙午之夏駝嘴中斷為兩不一歲而南強應之桃符証應已載於癸志比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記班班得其粗要為盡未故再記於此而癸志既刊於麻沙書坊不可芟去矣

仰山行宮

王南強以淳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試過袁州禱  
于仰山行宮是夜宿州東新市村邸夢人歌玉樓春  
詞曰玉堂此去香風煖正飛絮馬前撩亂嫦娥剪就  
綠雲衣待來到蟾宮與換才半闌即止又一人白衣  
策馬自袁來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承訪及  
遂復騎而去王目送之半里許別有過者指曰此乃  
仰山廟裡人也聳然驚寤蓋神君之像正著白道袍  
明年王奏名以先計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  
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  
同飲於盧溪而孫曰尔應酒與我同做第二人却不

與我同王曰吾固未嘗以第二自期也孫遽曰但願  
尔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像戴僧帽謂之應夢  
道者孫君生而禿全額僧狀故神假其人以告云紹  
熙元年春王赴鎮東簽悞過謁廟且具牲酒祭謝于  
獻亭夢神君飲亭上揖使居賓位坐客數人陰風肅  
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燭陡覺毛髮竦浙莫能辨  
同席者為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答而曰儘  
快儘快恍惚而寤蓋王當以去年四月之官用家故  
稽留愆期旬月乃得上然泚職纔二月即召入館此  
遲快兩句之証也

黃戴二士

莆田士人黃裳字伯華與其友戴松皆以紹興乙卯  
某月某日寅時生並居郡中少相善既壯為學皆著  
工稱有客士論命二士共邀之使分別優劣客歷問家  
世平生然後斷之曰二命大畧相似但黃君是寅時  
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跡必在後退而告人  
曰品格皆絕低黃雖勝之亦不足道也既而戴但預  
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登舍選淳熙壬  
寅得免省還閩守年聞戴死惧甚福唐黃司業定為  
潮陽守往訪之飲酒無算中夜感風淫之疾而甲辰

廷試期已迫強早病詣郡鄉人為賂邏卒及閹者容其跛曳三四人掖之造廷及唱名亦如之雖幸列於四甲竟不可參選乃求岳祠以歸歲滿無痊意凡三任而終年止五十八是雖登科食祿視戴布衣早沒為不侔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隣真不足道也

### 雷震鷄

慶元二年六月八日饒州大雷震霆双巷巡檢營兵張發家先育一雌鷄本志將以償龍堂三牲願者是日遭雷擊初斷其足自頭至尾中裂之鷄之獲罪于神明無自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許子交

許子交者南安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八年謁寶積寺僧因僧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寢於寺閑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魔劉出呼之僧亦來許子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體冷如冰暗中畧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為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無人害無有宿客得安枕者以其質幹還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達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他日將復為孽僧以無力辭而

止

鮮俊保義

保義郎鮮俊者故荆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供張日暮客不至因留宿夜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閒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尔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大喜曰謹奉教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餘僧弗以為疑外人無因知者頃時以金銀釵釧為贈俊既獲麗質又得羨財歡愜過

望謂之曰吾未嘗受室欲憑媒妁往汝家以禮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額崇安肯以汝為壻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旺瘡初貨葉人劉大用與之相游居亦訝之俊不告嘗兩人同出廓遇遮道賣符水者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扶殤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俊：初尚抵諱既而警悟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邸其人笑曰官員肯尋我邪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劉與之共處燃紙符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作法魔

北

訶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哭聲三更乃寂明旦俊  
辭去戒令勿復再往寺中諸僧後知其事曰寺之左  
右素無妖魔之屬惟昔年邵宏淵大尉謫官時喪一  
笄女昇於後墻之外必此也自是遂常出為僧患僧  
甚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善邵許之乃痊于此  
門外五里田側復出擾居者又徙于深山其鬼始絕  
南

南

甲志所紀張太守女在安嘉祐寺為厲以惑解潛之  
孫與此大相似兩者相去三四十年又皆解氏子疑  
間

間

只一事傳聞異詞而劉醫云親見之當更質諸彼問  
人也

人也

龍陽章令

鼎州龍陽縣經寇攘之餘井邑蕭條居民希少令至官舍妖怪出沒至于白晝頭行慶元元年吳人章君來為令視事未幾便若有所染着每日退廳後必命吏陳設堂西偏一室施重簾復幕望之絕暗不許人輒窺且具兩人筋箸飲饌而不見客入但聞語笑融融怡遇酒炙至則是出取之迨暮乃已妻子問之不對神覘日以枯索及冬而殂既殮數日廐卒夢其來令備馬告以鞭在策堂不可得章曰我自取之是夕一家人悉夢其入房自携鞭而去明旦所養馬無故而

案時刻下死鞭失所在章之子不忍剝馬使埋於園內俄亦出  
有脫文為怪遠縣舍四傍嘶鳴跳躍一切之物無

夷堅支戊卷第八

夷堅支戊卷第九

同州白蛇

白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怪在出為人害皆曰蛇之  
殞無精官民多被禍至於郡守亦時卹於怪中知之者忽  
敢以作牧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集必欲得之者蓋  
貪俸入優厚之故相君諭之曰為翊蛇妖甚惡無身  
以試禍壻意不可抑竟拜命往烏交印之三日大張  
樂會官僚忽顧諸倡曰我方視事致宴汝曹當華飾  
展慶顧乃着白衣何也倡知其故不敢答宴罷即病  
明日詢于客對曰使君得非昨得眼眩妄有所覩邪

實無此人騎家走騎報相君白於

徽宗詔盧靖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知所之矣到郡  
終十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到繼呼城隍  
神扣之亦辭曰不知張怒責甚峻勅陰兵行箠鞭楚  
毒備極訴云彼物之灵上與天通言脫於口大禍立  
至張曰吾之法力誅之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  
不告當先戮於是神俛首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  
成吏穴三里外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壇城悉集一城吏  
民使居其上而領衆道士作法初飛一白符寂然無  
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



氣黑烟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如初  
俄白氣溺于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  
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啣土一塊以禦  
邪沴遣取州印置前語衆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  
將自出如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  
則止於三層邪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  
穴中發漸及坛畔大蛇訝然張口勢欲吞壇矯首素  
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  
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坐對之蛇縮息挫沮進退  
不可軀幹漸低推事若為一山所壓衝第三級而止

即飛劍殺之其後累々而出小者猶如柱幾數萬條  
張曰首惡蓋北者種類寔繁比難悉誅然亦不可恕  
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膏刀劍  
斬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々受  
刃自餘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  
穴左右床正中蓋其蟠憩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  
啖食之人臭聞百里經月方息盧靖為漢天師三十  
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假復隱於  
峨眉山蜀人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旅人紹厥  
後復云

自此條後所到所  
自諸條俱不同惟  
雷斧一條三此合

###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大師蔡京府有奇祟染着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艷裝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與人語歡笑徹旦然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憂患招寶錄宮道士治之及京城名術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元命而退時張虛靖在京師密奏召之纔入堂上鬼嘯于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遽除咨以兩日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同輩所能施巧吾亦未如之何矣蔡問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菓他

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而墜幾敗張面依梁上一物如猿猴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鬼敢來相抗張弗顧但焚香作法孫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凝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之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遍復用右手豎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嚮迹張畧無所傷喜曰崇技止此尔咒之使下縮栗震揖張納諸袖中將起蔡曰可使其形大乎曰大則首在空中慮不為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十丈蔡惧請救收之

遂復故形蔡諭使誅之不可曰此妖上通於天殺之  
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永無還期  
謹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時此老七十  
四歲稔惡誤國家禍將及以故變異如是

### 海鹽巨鰐

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鹽縣並海之民未曉將趨  
縣忽聞海中歌謳之聲謹沸盈耳驚而東望遙見大  
舟從橫波間皆竚立疑俟既近見大蝦數十枚各長  
丈許策翼兩傍隨之而進少頃抵岸則元非舟舡而  
群蝦亦散但一巨鰐困閣沙上時揚鬣撥刺巍然

而高殆與縣鼓棊等長百丈不啻額上有竅運尺其中空、傾邑傳聞爭來聚觀接踵于道以為怪物不敢輒犯經日始有架梯揖其背者久而知無它異兢鬻其肉又兩日尚能掉尾搏動遭壓死者十人或疑為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無賴家先煮嘗之云極珍美於是厥僭陡貴至持入州城每斤為錢二百涉旬乃盡吾鄉祝次騫時為縣宰命取其目睛大如桃光采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領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澗二丈祝遣人輿致用以為梁每脊一節堪作臼搗米祝之宗人在彼携數臼以歸至

今猶存識者謂鯀居鯨淵中必嘗為人害故神明誅之云祝表于東老時年十一歲親見之甲志所書漳浦崇照場大魚正此類也

董漢州孫女

董漢卿字仲巨饒州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興初為漢州守卒於官其家不能遷歸暫居于蜀道長子廣亦娶于祝既除服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二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不欲名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

拏復西遂據以為外婦蓄之郫縣而三女不知存亡  
矣祝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屬鄉人  
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  
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思其人不俟合符先期  
解印去歲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揖四川總屬受檄來  
成都塗經左綿右吳仲廣侍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  
優畢集一伎立于戶棟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  
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曰官人喜之邪曰不然吾以  
其不似汝曹故疑異而問耳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  
吳遠舉杯相屬辭以不能飲吳責隊魁必使勸酌魁



突曰若欲搃幹飲盡非薛倩不可吳亦解顏曰安識其人乎曰前者未嘗到大府何由與此曹欲接但見其標格如野鶴在鷄群度非個中人所以扣諸其長無它意也吳即令視席因密諗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由羞澁不語久乃言本好人家兒女父祖皆作官不幸夫身辱境只是前生業債今世補債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倩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是母汝祝乎乃吾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覓累年不謂邂逅于此又歷道所從來乃知昨為繼母鬻於薛

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生  
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語甚長茲未可以立談盡它  
日當言之酒罷歸館舍翌日倩偕其母來吳守亦至  
因備述本末丐為除籍吳曰此易尔事竟如何曰正  
有望於公其人與震亭為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  
得諸臺及諸郡餉贖為貨送費今且託之於舍人間  
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  
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為五十萬  
悉付倩吳喜曰已為擇一佳婿即嫁之矣婿姓史失  
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調以

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黃甲者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  
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  
食它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  
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員八寸許亦  
有瑣琢夔故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浸豐不  
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兩鬼輸盈塞敗屋幾  
滿十萬婚王無所用之翻以為多患與妻謀曰我與  
從父祖來以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

以來何啻十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尔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惧此鏡不應久留不  
如携詣峨眉山水禪寺獻于聖前永為佛供妻以  
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為長老說因依盛具  
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  
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坛越謹置諸三寶  
前作礼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  
模別鑄其一迨成與貞者無小異永夜易取而藏之  
王之貨貨日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輩竊而去者又  
婦兩歲貧困如初夫咎婦咎于弃鏡復往白水拜主僧

輸以故情莫返元物僧曰君知吾何時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然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况於外物耶常憂落姦偷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覺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聞者盡証元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基於漢嘉貪人也認為奇貨命健使從僧逼索不肯付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資空無貯儲盖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卷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符戟長身甚武叱曰還我寶

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  
若將搏噬始顛懼探懷擲鏡而竄久乃還寺為其儔  
侶言之後不知所在意所隱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  
年祝東老泛舟嘉改逢王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右五事俱祝東老說

黃師憲嘉兆

林開三命世俗日者多託其書以自附然初未親厥  
真也宣和間其人在京師莆田王至一靜以太學上  
舍登科除秘書省正字嘗邀之論命長子方韶黜立  
於傍亦漫令談休咎林曰此兒科名遠勝君至究竟

處但只相似耳其後至一終於朝奉郎長子者師憲也狀元及第然僅至郎官而止憲師初發鄉舉時以紹興五年試南宮既出院夢題院門曰依舊家山萬里重新場屋三年是歲本中復選以誤用韻榜罷八年遂冠省闈以無廷對擢居正奏第一先是其伯父夢神人告曰君家有此双名王天下流傳第一人又鄰人王氏夢其君挂金符榜曰狀元坊自謂子孫必應兆每誇語於里閭久而益貧遂貸于黃氏不數年師憲捷書來初命名時蓋慕東漢隱君子鼻祖叔度

之為人已而年壽終止於四十八與叔同

胡邦衡詩識

黃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脩官點檢試卷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儷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為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酒為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兩穴一瓿女酒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兩對新為工蓋新興酒絕佳闈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識也



黃宗泳永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  
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々繞柱穿屋壁而過家人意  
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  
長三寸非鉄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神雷所執而誤  
墮者諸人傳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  
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  
五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夷堅支戊第十卷 十一事

宋都相公

長安李履中復以元豐元年十月將適淮楚維舟於  
宋都城下旁有他舟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李熟  
視之見其面目光徹目中白輪如十歲小兒五色微  
碧是時天晦微雪水風甚寒但披布綿裘草履不襪膚  
躄不起粟神全氣充越兩日不見飲食疑其收陽內  
養而有所待也呼問其舟人云十餘年三次來附  
載顏色不改惟蓄藥一大瓢更無他物遇泊舟則携  
瓢入市晚即醉歸不知所貨何藥但聞能知人過去  
未來事無一語失因此稱為相翁李遂召之見三召

方至與坐問其姓笑曰君問甚姓乃扣其攝生之法  
舟三始言曰無用求人無以與人多夜早落天箴其  
明謂李請謹行之旋飲以酒稍款熟又詢其人倫之  
學即曰載真神靈可見鬼神紙上糟粕翳目枯精君  
來年得官銓選八年改官預錢穀軍旅者二十五年  
因論事得對為郎官又為主計官當權者迂怒枉退  
閑十餘載晚悟性命之理方客談話之次時、囁嚅  
於口吻間不可辨李默意其有異於人因告曰使子  
於性命之理脫然有悟子或肯來訪掃室共醉以盡

平生豈不樂哉將此請記其事李亦酒酣漫錄以贈  
之後不知再見與否李果以次年時彥榜第登所說  
升沉禍福多驗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

金谷戶部符

金堪湖州安吉人初名谷淳熙庚子入州學義勝齋  
當元夕諸生盡告假出游金獨坐讀書夜半就寢夢  
在家居燕凡有一皂衣若縣胥者揖廷持下片紙前白  
曰有引追秀才上供折帛形容蹇倨且含怒色取視  
之字絕草不可辨愠其追呼無礼率尔答之曰我自  
在有尚書戶部符藪此汝何為者回顧坐右書案間文

帖成沓果得符節出以示皂衣悚謝而退明日以告  
同舍生皆莫曉江陰何洗適在學為釋之曰科舉屬  
禮部銓選屬吏部今云戶部而轉運司實隸之得非  
諷吾人營漕臺牒試手金欣然經營半歲餘既而謀  
不諧只就鄉舉榜未揭數日前又夢到一都過會大  
石橋前有甲第一區垂楊夾道門規華赫頗似政府  
正行橋上遇報榜四輩踉蹌而言曰金堪得夢中應  
之曰我自名谷既以堪名漢有張堪吾當改字為張  
仲矣遂寤及榜出亦不利念二夢俱不然殆進取未  
如意為鬼神所戲罔至于癸卯復赴舉沉思故夢往

頤

未厥心將更名又未決往禱祠山廟乞籤、曰因借  
吹噓送上天縻官榮爵驗前綠音書千里無邀阻那  
更相逢八月邊遂以堪名納卷旋預計籍甲辰省試  
以正月九日與諸人諸貢院覘宣押考試而王宣子  
以戶部尚書知貢舉躍如有會於東梓四年前部符  
之兆其應不疑果登第再調為復州推官

禹姪為復  
州守日錄

###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  
縣何衝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為詆口所  
間罷不成數月之後兩家皆息意矣余別有所議未

作

堅定也夜夢舊先生董守約來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問何書曰此年命月日也透展視見當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之曰所欲報汝只此無用盡現遂寤明日詣董言夢董於是事初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你媒均指為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姻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今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程氏買冠

浮梁臧灣士人臧庾祖娶妻程氏恩義甚篤程年不

及三十而亡。臧念之，弗替。每日上食，几必自設。七  
箸於側，與相對飲。饌夜則寢其幄室。雖筮畢亦然。嘗  
往回舍，叔祖祝之曰：我今出西庄，暫捨汝去。勢須留  
一月，已戒某妾，謹潔供饌矣。無用戚。遂行。有商客  
從臨州來，尋常以篋頭釵，鑄就灣中，販鬻者。客時到  
其家，程在簾下呼問，有何物具，以名色對取而視之。  
擇買魚枕冠一項，曰：要錢幾何？曰：千五百程。曰：年  
買尔物，有所值，何必索價償爾百可乎？客物未肯  
為市。徐念往來此地歲久，人情習熟，誼不應枝節留  
及難冠受直，暮還旅店，就主人語，歛幹運之。雞曰：今日趨



走營、只是細一官人宅膏得一冠耳交易費力消折本錢去住無門將若何而可主人言你且慢說宜利定見鬼彼家孺人已沒人口少至那得更有婦女尚買冠子客意貌惶擾拊腰間布囊摸所貯錢覺怯薄出而現之錢形固在而絕輕投諸溝水無聲且浮而不沉極驚異亟再詣戲官審正晝語言處儼然如初一妾出扣所以至客以事告妾曰吾娘子下世只我與兩個小鬼共處誰買汝冠豈誤邪客猶不深信請入堂訪常見元冠在灵席上悚愕而退汗下如雨反視水中錢成爛褚矣

回香院雞

景得鎮管下有小刹名回香院紹興中山王育一黃  
牝雞不蓄雄僧老而餽但其日得一卵以供饌耳天  
將曉必躬持米一勺水一器飼諸柵中始親之出幾  
兩歲久益以肥澤當秋夕僧夢婦人着黃衫女拜床  
下歛袂請曰老新婦欠院家錢逐日旋還了餘欠只  
七金乞放此身去乞慈悲寬捨之恩不可勝言矣覺  
而忘之至曉如常時以水米至柵則雞已僵死僧咨  
惜不已令童奴携至後墻上擬俟晨餐罷煬煮以備  
不時之客若無客不妨飽飫俄二丐者來覓假僧曰

恰淘米欲炊恐難相待丐指雞欲買僧薪之未遽從  
丐曰此雞或是吃毒虫得病既已死不宜留幸有見  
錢七十文願付我使暫一知肉味亦師之賜也乃許  
之而度其必無所貯丐探囊中唯存七錢自相尤責  
曰早來方收拾得七十錢穿作一串藏護甚謹此外  
之未化得此七錢不在數內今而失之真不可曉僧  
猛省又夢命取雞去而用所償七錢付小僕使為撞  
鐘收度予謂雞化為娼婦見夢乞命或稱別去者多  
矣諸志亦屢有之此段乃有丐者一節映帶物為助  
持覺新奇也

蕪湖王氏癡女

臨川王氏支派有散居蕪湖者生計贍足其一無嗣而亡有女及嫁而心識不會不可外適訪得族姑嫁劉知縣者娶寓鄱陽子未娶年時相伴且故為中喪其母遣媒幣往來平章之既成昏贅劉氏于家所挾套且甚厚姑率累繼往王氏月給錢米以奉之女雖不諳曉人事而憑仗婢媵晨昏定省亦于禮無違居之三年劉之家貨在饒者為惡壻所蕩至售其妻為人侍妾劉母因求還整葺生涯且營錢贖厥女劉子留連浸久不復有東下意王女信々趣之似嫌其曰

癡積歲託故王無以為依怙：而死劉遂別娶婦而  
中心常若有負者慶元二年忽生疽於背始猶飲酒  
食肉自若瘡日劇母年將九十泣守其傍劉畧不顧  
接亦不與他人語但時：悲叫曰姐、少緩我容我  
相隨去莫苦我醫巫在前莫知為何等崇孽唯母憂  
逾之病愈月竟不起王順伯視其母為姑為區處其後  
事且捐俸濟之僅苟活而已

梁執中

鄂州將官梁執中不知何許人熙紹元年六月在公  
廨晝夜夢故人崔子明者來相見雖夢寐恍惚而知

其已死凡語言應酬間以譔笑只如生時久之乃問  
曰君今應在冥間不審作何職事曰吾之所掌世人  
生死文簿也梁曰然則我之長短君必知之曰固然  
曰試為吾檢看庶可一覘獲知前程所屆崔曰無傷  
也命吏即檢索俄持簿至崔繙閱再三且注目細誦  
不以示梁亟掩之問其故曰不須得看祈扣備至始  
言曰君之壽終得五十四歲零十三個月半耳以其  
不甚永遠故不欲奉告遂揖而別梁覺而省憶密書  
於策其生也歲在己未二月三日是歲庚戌五十二  
年矣以來日苦無多頗不樂然亦不以為異後三年

二月得疾殊不佳告家人曰病勢如此料必應昔夢  
是月十六日果卒蓋已挂五十五歲比冥數愆其一  
又閱正月并二月之半所謂十三個月半者此焉  
价孫錄來

朱南功

目朱南功字元勣湖州安吉人自幼嗜書博覽強記日  
諧之所歷意之所謂皆手自抄寫諸子百家之書摘奇  
會粹名曰筆耕曰諸子粹言紹興丙子歲始預州貢  
既而退飛不偶常客于諸公貴人之門趙公碩彥虜  
與為友壻既持閩使節招致于館舍論心莫逆淳熙

續  
甲辰三就免舉試先兩月方從免歸而平生所作文  
多不涉舉業畦徑正月至臨安寓脩文巷邨道陌迂  
枉不與流輩往還滿意焚舟一戰以賞夙志省試罷  
一夕夢大神金甲煌々儀矩甚偉持黑牌入室其上  
唯書福字挂于壁初時絕明白洎史隱戒與牌俱  
黑遂寤意以神告福字為嘉祥稍語所善者或疑字  
或於黑當不得大佳已而下第勉應特恩又入第五  
等授福州助教時已六十三歲不可納勅乃拜命未  
幾而卒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對廷罷卜者某人云君必居魁  
甲全與黃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黃公入乾  
元祖士格君乃坤元祖土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  
前也及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  
牌長三尺題云尋今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  
十餘人在茶肆熟睨戶外趨而入注視汪不瞬目起  
執其手曰吾求大魁久矣乃在此耶訪館寓所在隨  
以往丐一紙書其事曰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汪  
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為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  
從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省闈第九繼冠多

士如其言 李智仲說

胡畫工

浮梁畫工胡生居于縣市其技素平平邑人葺城隍  
祠付以錢使繪門衛二神胡生嫌所得之微視其直  
斟酌但作水墨而已衣冠畧不設夜夢二巨人長七  
尺儀貌雄偉而衣裳極敝惡謂曰我二人蒙君力獲  
所依憑需受香火獨恨被服不如法式不為人所禮  
願君復加藻飾必有以報使技日進而名益彰夢中  
恍惚許之已覺而未暇研究經旬日因過彼處遙望

兩像宛如故知矍然悚悟即日買金箔五采自施工  
藝繪黃金甲執金鉞冠帶整嚴見者悉加瞻敬而不  
以夢告人復夢其來威容凜凜服與貌稱感謝至再  
三自是胡日以稱遂求者接踵至於嫁女文綉只以  
畫代之里巷遭疫癘無一家不病胡氏獨免或疑為  
挾它術始道所遇於此紹興中事胡今已死神像尚  
存

### 凌三賭博

浮梁西村民凌三世、農業翁之次子小二者獨嗜  
賭博雖日捷不悛遇一客言能卜筮以一神像畫卷  
并一香爐自隨每事必祝凌子往扣某日勝負客曰

今夕勝五百錢盈數即止不可過也已而詣山寺從  
其徒夜時果得錢如數默念此戲不可不求援於神  
即舟謁客致謝而舉所贏買酒縱飲伺客醉卧負其  
兩物歸客不敢訪尋狼狽而去凌敬其所舉動輒如  
意因設誓俟滿五百千當整治生涯不復仍舊習凡  
數年貯儲過半而二親繼亡殯葬之費於此乎出為  
之蕩然又積之至四百千而一子與人鬪人自戕厥  
母以為此子殺之拘鞠囹圄盡耗其貲乃獲明白遂  
至於三及四十八萬矣一夕遭火恚為煨燼是時凌

年過五十無復可營既死其別子差能自立嘗為毒蛇齧右手自斷其臂得不死今猶在云

右二事亦張子理說